

# 建筑、景观与记忆

## ——历史保护案例研究

[美]丹尼尔·布鲁斯通 著  
汪丽君 舒平 王志刚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建筑、景观与记忆 ——历史保护案例研究

[美]丹尼尔·布鲁斯通 著  
汪丽君 舒 平 王志刚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11-732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建筑、景观与记忆——历史保护案例研究 / (美) 布鲁斯通著；汪丽君，舒平，王志刚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6

ISBN 978-7-112-17861-2

I. ①建… II. ①布… ②汪… ③舒… ④王… III. ①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美国  
IV. ①TU-8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42491号

Buildings, Landscapes and Memory: Case Studies in Historic Preservation/Daniel M. Bluestone, ISBN-13 978-0393733181

Copyright © 2011 by Daniel M. Bluestone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本书经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美国W.W.Norton & Company, Inc.出版公司正式授权我社翻译、出版、发行本书中文版

责任编辑：董苏华 张鹏伟

责任设计：董建平

责任校对：李欣慰 赵 纲

## 建筑、景观与记忆——历史保护案例研究

[美] 丹尼尔·布鲁斯通 著

汪丽君 舒 平 王志刚 译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50×1168 毫米 1/16 印张：20 字数：526 千字

2015年10月第一版 2015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72.00 元

ISBN 978-7-112-17861-2

(27096)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 致 谢

这是一本历经新千年前后十几年才得以完成的著作。在此，我要衷心地感谢很多很多人。首先，我想要感谢罗伯特·A·M·斯特恩（Robert A.M.Stern），是他的鼓励，我才开始了本书的写作。我还要感谢内德·考夫曼（Ned Kaufman），他支持我完成了写作，并给我以启发。理查德·朗斯特雷思（Richard Longstreth）通读了全书，他对于本书的慷慨付出与建设性的评论远远超出了我的期望。他们中可能没有人会接受这一切，但是，他们每一个人都通过他们各自明确的立场使本书的解析更加的犀利。

菲利普·S·克朗（Philip S.Krone）和我在芝加哥历史保护项目上的合作开始于二十五年以前。对于人、场所以及观念的联系，菲尔（Phil，Philip的昵称）有其杰出的方式。虽然本书的案例研究来自芝加哥和美国，但菲尔，一个来去如风般的环球旅行者，他总能及时地提醒我国际研究环境的重要性。他引导了我们遍布各大洲的旅行，从巴塞罗那和毕尔巴鄂到丹吉尔和马拉喀什，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马丘比丘到普里吉和婆罗浮屠。

这些旅行和本书有着始终不变的同伴，他们是芭芭拉·克拉克·史密斯（Barbara Clark Smith），哈蒂·布鲁斯通（Hattie Bluestone），和亨利·布鲁斯通·史密斯（Henry Bluestone Smith）。有时，旅行的时光显得很长；有时，研究和写作可能由于更紧迫的事情而分心；然而，他们幽默的天赋让这些我们一起分享的时间和地点充满欢乐、喜悦和独特的记忆。这本书也是属于他们的，我对他们的爱与感激难以言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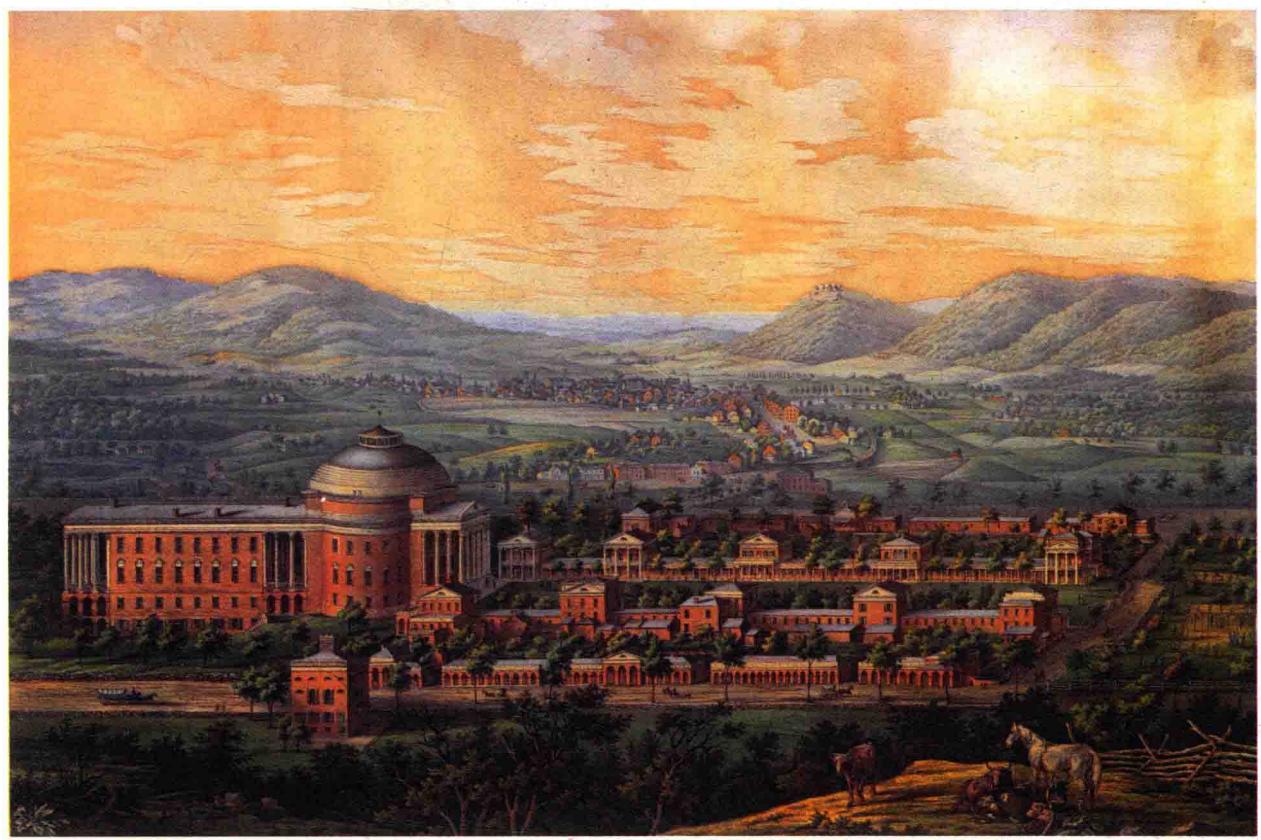
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的同事和学生，以及其他来自研究和历史保护领域的人们，为本书提供了难以计数的观点和见解，激发了本书的写作灵感；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支持了本书的完成。在他们之中，我想要特别感谢：朱莉·巴格曼（Julie Bargmann）、约翰·比尔兹利（John Beardsley）、贝琪·布拉克马尔（Betsy Blackmar）、凯西·布莱克（Casey Blake）、莉迪亚·勃兰特（Lydia Brandt）、蒂科·布劳恩（Tico Braun）、罗伯特·布吕格曼（Robert Brueggemann）、乔恩·加农（Jon Cannon）、理查德·柯林斯（Richard Collins）、希拉·克瑞恩（Sheila Crane）、罗宾·德瑞普斯（Robin Dripps）、艾瑞克·菲尔德（Eric Field）、埃米莉·吉（Emily Gee）、弗吉尼亚·吉尔米诺（Virginia Germino）、戴维·格拉斯贝格（David Glassberg）、劳伦·古德（Laurin Goad）、尼尔·哈里斯（Neil Harris）、泰德·希尔德（Ted Hild）、彼得·霍尔斯滕（Peter Holsten）、迈克·杰克森（Mike Jackson）、格雷格·梅西（Gregg Macey）、兰德尔·梅

森（Randall Mason）、马丁·梅洛西（Martin Melosi）、朱迪·梅措（Judy Metro）、贝丝·迈耶（Beth Meyer）、文斯·迈克尔（Vince Michael）、费尔南多·奥普雷（Fernando Opere）、马克斯·佩吉（Max Page）、琼·鲍威尔（Joan Powell）、雷本·雷尼（Reuben Rainey）、珍妮特·雷（Janet Ray）、已故的罗伊·罗森茨魏希（Roy Rosenzweig）、蒂姆·塞缪尔森（Tim Samuelson）、恰克·沙那布拉克（Chuck Shanabrack）、比尔·谢尔曼（Bill Sherman）、霍华德·辛格曼（Howard Singerman）、彼得·瓦尔德曼（Peter Waldman）、迈克·华莱士（Mike Wallace）、卡罗尔·威廉·韦斯特福尔（Carroll William Westfall）、克里斯·维尔逊（Chris Wilson）、理查德·盖·维尔逊（Richard Guy Wilson）和亚伦·文斯奇（Aaron Wunsch）。

我感谢所有为本书提供素材的历史档案和藏品管理者，特别是弗吉尼亚大学的特殊藏品图书馆（Special Collections）和设施管理资源中心（Facilities Management Resource Center）、阿尔比马尔-夏洛茨维尔历史协会（Albemarle-Charlottesville Historical Society）、弗吉尼亚图书馆（the Library of Virginia）、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国会图书馆（the Library of Congress）、芝加哥历史博物馆（the Chicago History Museum）、布鲁克林历史协会（the Brooklyn Historical Society）、纽约公共图书馆（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哥伦比亚大学艾弗里图书馆（Avery Library, Columbia University）和哥伦比亚大学档案馆（Columbia University Archives）。

很多机构为本书的出版发行提供了重要支持，包括弗吉尼亚大学一百五十周年纪念基金项目（the Sesquicentennial Fellowship Program at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国家人文学科捐助项目（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和格雷厄姆基金会艺术高端研究项目（the Graham Foundation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the Fine Arts）。

很高兴能够和W·W·诺顿（W.W.Norton）的编辑们一起工作。南希·格林（Nancy Green）深刻细致的工作对本书做出了清晰、耐心、准确的修改。弗雷德·维默尔（Fred Wiemer）的校审帮助我避免了那些令人惭愧的失误。利比·伯顿（Libby Burton）保证了我们的工作始终处于正轨。



建筑、景观与记忆 (Buildings, Landscapes, and Memory)

前页图

图 3.1 从路易斯山上眺望弗吉尼亚大学校园。爱德华·萨克斯 (Edward Sachse) , 画家, 1856 年, 卡斯米尔·波恩 (Casimir Bohn 出版), 平版印刷。弗吉尼亚大学特别展藏图书馆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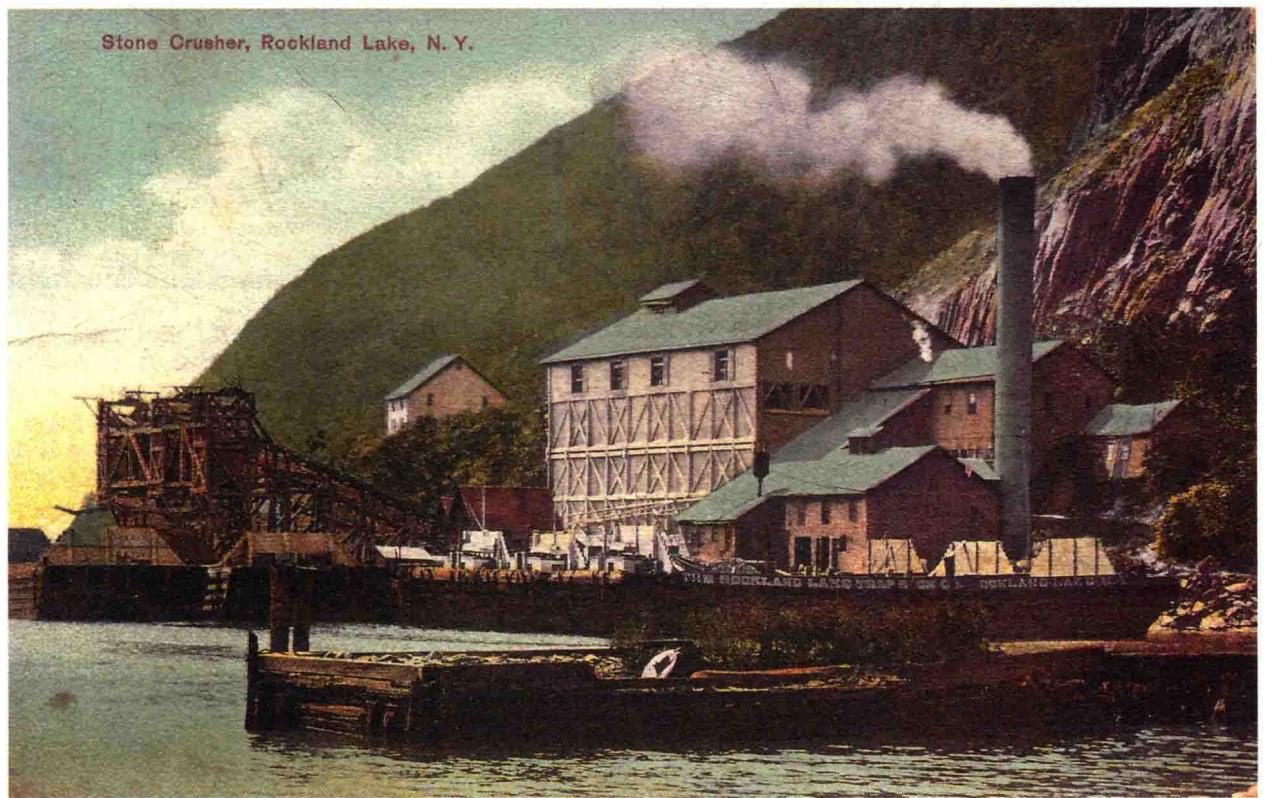
图 2.1 马奎斯·德·拉斐德 (Marquis de Lafayette), 1824 ~ 1825 年, Samuel F.B.Morse 绘, 1824 ~ 1825 年。纽约艺术委员会。

对面页上图

图 3.32 卡贝尔大厅东翼, 加建于 2006~2008 年。建筑师 W·G·克拉克, 为进入建筑的人们提供了连接艺术工作室的视觉联系, 戏剧性地营造了校园生活氛围, 斯考特·E·史密斯摄于 2008 年。斯考特·E·史密斯提供。

对面页下图

图 5.15 Foss & Conklin 石块碾碎工厂坐落在纽约罗克兰湖泊胡克山脉沿帕利塞兹, 拍摄于 1900 年, 现藏于帕利塞兹州际公园委员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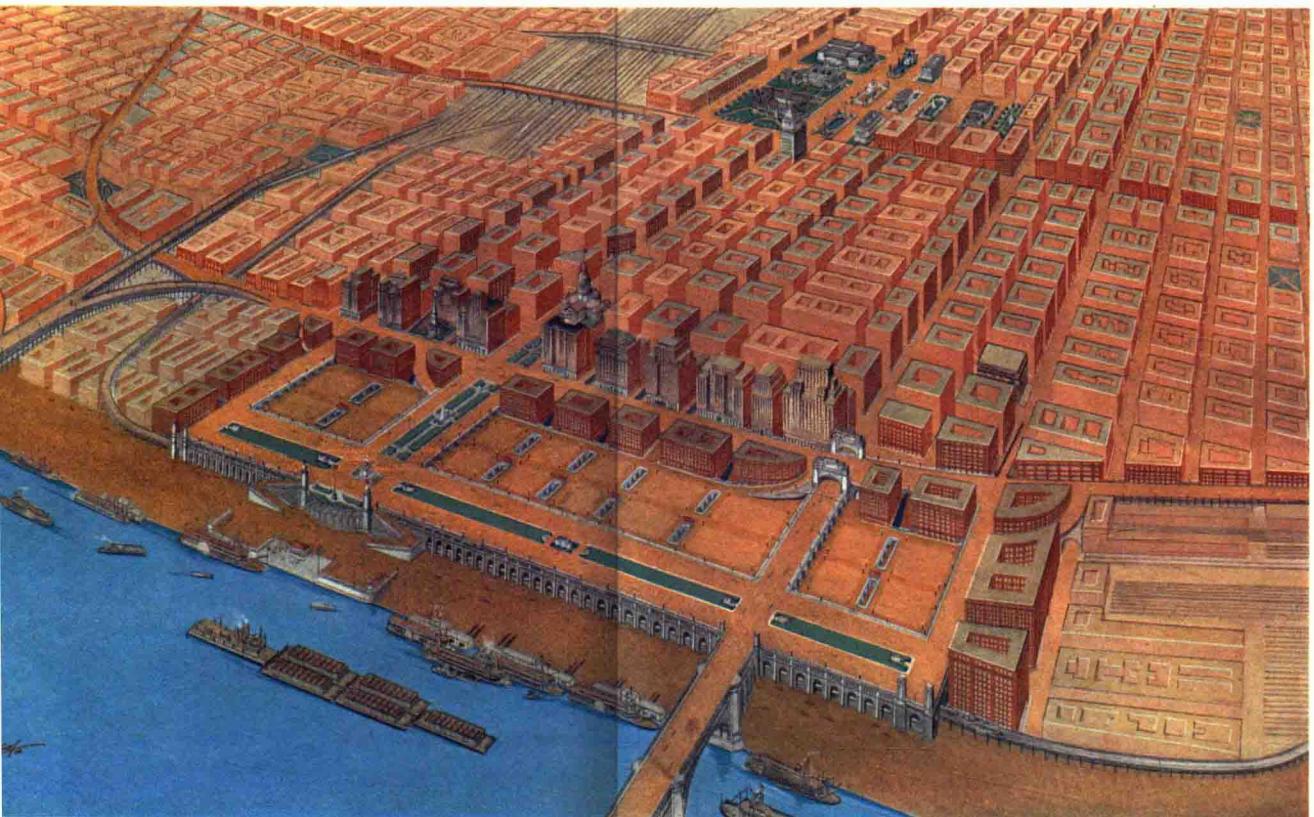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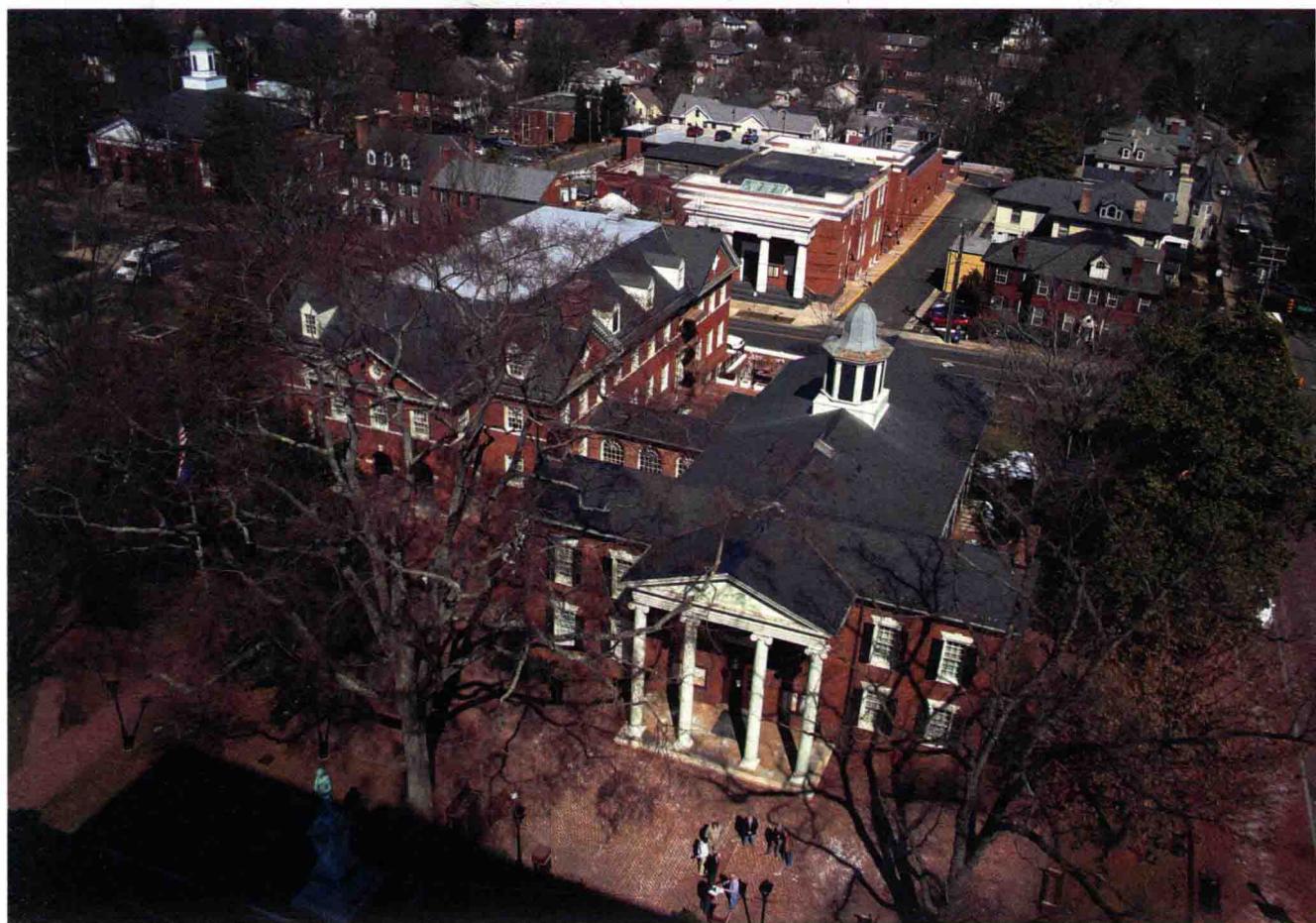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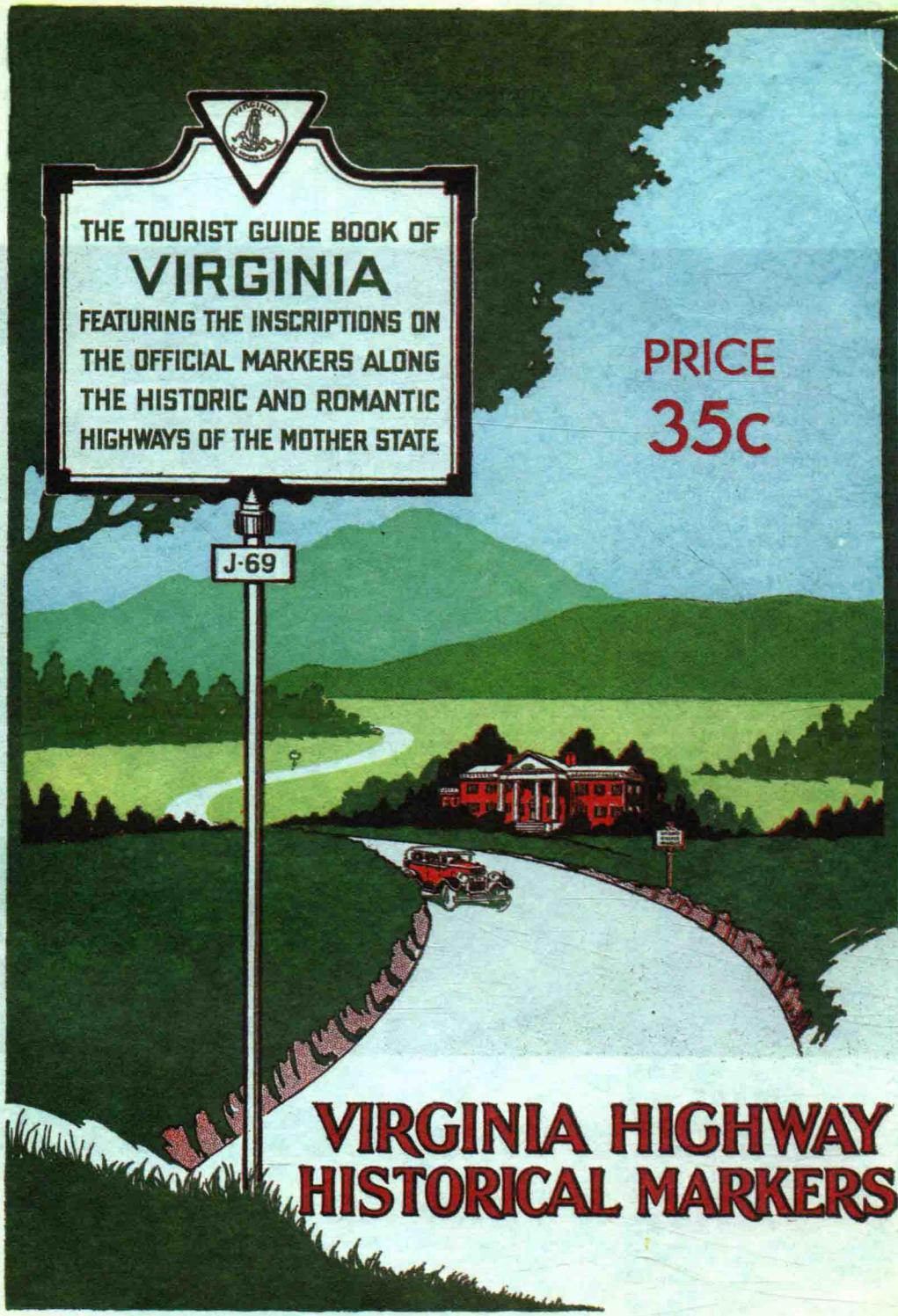


图 6.4 河畔地区计划提出大幅度清理项目并建设一座高架广场停车场。规划师，哈兰德·巴塞洛缪 (Harland Bartholomew)，1928 年规划，取自河畔中央地区规划，圣路易斯，密苏里州 (圣路易斯：城市规划委员会，1928 年)。

#### 对面页图

图 9.1 夏洛茨维尔法院广场 (Charlottesville Court Square)，阿尔比马尔县法院 (Albemarle County Courthouse) 位于中间；克拉克办公楼 (Clerk's Office) 位于左边。克拉克办公楼 (Clerk's Office) 正后面的建筑在 2009 年添加了古典柱廊并被用作法院。21 世纪早期的改造工程添加了砖砌的人行道、大街以及殖民风格的灯柱。联邦纪念碑 (Confederate Memorial) 位于前广场。托马斯·杰克逊 (Thomas Jackson) 的骑马雕塑位于左侧边缘。作者摄于 2010 年。





对面页图

图 10.4 道路导航的概括描述，弗吉尼亚高速公路历史标志。1931 年，第四版。



图 11.1 弗雷斯诺市 (Fresno) 卫生填埋场地，  
1937 ~ 1987 年间堆放了 790 万立方码垃圾，  
2001 年被指定为国际历史地标 (作者摄于 201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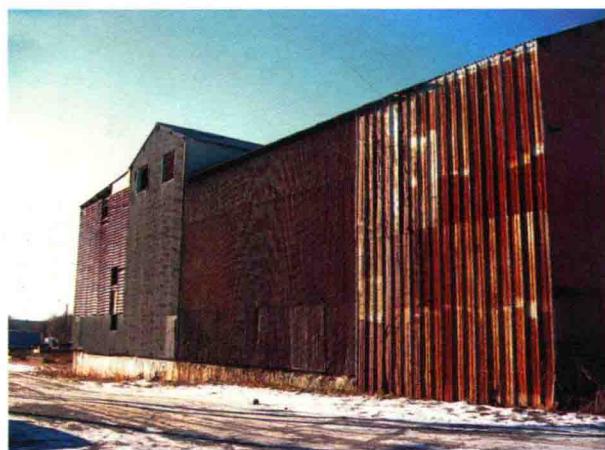


图 11.6 马里兰州，黑格斯城，环境保护局超级基金场地中央化工公司（2003 年，弗吉尼亚大学建筑学院摄）。

# 目 录

11

致谢		
第 1 章	绪论	1
	建筑、景观与记忆	
第 2 章	场所中的爱国主义	6
	拉斐德的美国凯旋之行，1824~1825	
第 3 章	归于文脉	28
	托马斯·杰斐逊所创建大学中建筑的创新与守旧	
第 4 章	现代布鲁克林的荷兰家园	67
	不朽的历史	
第 5 章	保护哈得孙	93
	拯救帕利塞兹	
第 6 章	大拱门和邻里社区	121
	圣路易斯西进运动	
第 7 章	芝加哥的保护与拆除	147
	在建城过程中诉说历史	
第 8 章	芝加哥麦加蓝色公寓	174
	场所政治中的建筑、音乐、种族	
第 9 章	一个弗吉尼亚的法院广场	199
	殖民复兴	
第 10 章	被历史驱动	228
	弗吉尼亚州的历史性公路标志计划	
第 11 章	有毒的记忆	244
	关于环境保护局（EPA）超级基金场地（Superfund Sites）的保护	
注释		257
索引		298

## 绪 论

### 建筑、景观与记忆

1986年，建筑师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将保护称为一项“虚伪的运动”（phony movement）。<sup>[1]</sup>而保护主义者则奋力对抗地保护着约翰逊认为的那些危害了纽约时代广场（Times Square, New York）和波士顿后湾街区（Back Bay neighborhood, Boston）的历史特色的建筑。<sup>[2]</sup>约翰逊的反击令人吃惊，这彻底颠覆了他四分之一世纪以来与保护主义者的一致，颠覆了他曾经反抗，甚至站在最前线对抗纽约市拆除富有纪念意义的麦金，密德和怀特（McKim, Mead & White）的宾夕法尼亚车站（Pennsylvania Station, New York）的企图。那时，约翰逊认为宾夕法尼亚车站是一个足以与欧洲伟大的大教堂相媲美的建筑。<sup>[3]</sup>1963年拆除宾夕法尼亚车站引发的愤怒推动了美国现代保护运动的进程，直接导致了1965年纽约市纪念物保护委员会（New York City Landmarks Preservation Commission）的成立、1966年国家历史保护法案（1966 National Historic Preservation Act）的通过和1978年美国最高法院（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对运用公共行政力量保护建筑、历史和文化纪念物的支持。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约翰逊认为保护的蔓延已经远远超过了他曾经的预想，他认为：“保护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它变得过于宽泛，如果每一位穿着网球鞋的女士都认为任何事物都应该被保护，那么保护将失去它应该有的判断力。”约翰逊的这个观点不仅仅体现了他的性别歧视（一个他与许多当代保护主义的反对者们共同拥有的观点），更体现了他的精英主义观点。约翰逊认为，保护运动应该依据“建筑质量”和美学价值，符合权贵的利益，并且仅限于最具有建筑价值的建筑；<sup>[4]</sup>而普通民众的想法，或者说，非建筑师的想法，都是毫无意义的。而真正基于场所、情感与历史联系的保护揭露并斥责了约翰逊的观点，认为约翰逊的观点充满了主观性和个人感情色彩，缺乏应有的责任感。<sup>[5]</sup>

约翰逊并不愿承认美国的保护植根于人与场所的联系的观点，因为这与他所宣扬的鉴赏、或是建筑欣赏有很大不同。<sup>[6]</sup>人与人在历史场所有看到的与不能看到的差异巨大；正确理解保护需要综合考虑历史建筑、景观的命运与文化、经济、政治、历史价值的紧密联系。<sup>[7]</sup>而事实上，即使不考虑约翰逊所追求的保护运动形式，历史保护在美国现在不会，也从来不曾仅仅关乎建筑价值。通过分析十个不同案例中关于保护与拆除的辩论，本书旨在探讨那些在过去影响了历史保护的进程、并在未来也将与其密切相关的核心价值。十个案例分布广泛，从哈得孙河（Hudson River）纽约市以北的大岩壁（Palisades）到密西西比河（Mississippi

River) 沿岸圣路易斯 (St.Louis) 的杰斐逊国家开拓纪念馆 (Jefferson National Expansion Memorial)，从伊利诺伊州芝加哥 (Chicago, Illinois) 的麦加公寓 (Mecca Flat Apartment) 到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 (Charlottesville, Virginia) 的法院广场 (Courthouse Square)。事实上，保护主义者并不是每时每刻都能清楚地说明为什么他们认为特定的场所值得保护：他们关于历史、遗产和场所重要性的假设尤其重要，却时常未能阐述。然而，我们却能细细琢磨，揭开那些保护主义者与他们的反对者所坚持的原则。从根本上说，无论是保护主义者还是他们的反对者，都关注于那些具有明确界限的场所——无论是有明确财产边界的建筑，如宾夕法尼亚车站；或是城市尺度以及村镇尺度中杰出的区域或街区，如波士顿的后湾；抑或特别重要的有明确边界的景观，如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 (Asheville, North Carolina) 的比尔特莫尔庄园 (Biltmore Gardens)、宾夕法尼亚州葛底斯堡 (Gettysburg, Pennsylvania) 的南北战争 (Civil War) 战场、或是科罗拉多大峡谷 (the Grand Canyon)。所有这些地方都具有一种为保护主义者所珍视，却为其反对者所不屑的共性——可触性、有形性与物质性。而本书，如同保护本身，也主要针对真实场所的分析，并通过分析将讨论形成一个更广阔的思想与价值体系；而并不考虑那些与抽象环境相关的保护，如重要的历史记忆，或是私人财产的特权等。<sup>[8]</sup>

15 保护通常需要包含对于熟悉的历史场所的维持；然而，作为一个学科，维持所带来的停滞却是保护最不应该有的特质。随着时间的变化，关于究竟什么才是保护的合理目标的理解千差万别；而同时发生变化的还包括如何在保护中合理利用私人与公众的力量。<sup>[9]</sup>最重要的是，随着时间与地点的变化，个人、组织与社会所接受到的关于什么能使保护受益的观点也不断变化。本书的讨论将始于对 1824 ~ 1825 年拉斐德侯爵 (Marquis de Lafayette) 在美国进行凯旋游行所经地点的纪念，并终于对美国《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案》(Superfund, 《超级基金法案》) 所涉及有毒废弃场所的历史解读的政治意义。这两个主题，无论在时间与地点上，看似迥异，却描绘了场所的保护与公民的持久联系。拉斐德游行发生于公认的美国历史保护起点一代之前。<sup>[10]</sup>该章节主要关注了拉斐德游行所经地点与其早年参与美国独立战争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无论对追忆历史还是引导美国当时的市民生活都有着特殊的力量。当拉斐德抵达这些历史场所，崇敬之情在人群中油然而生，这也直接构成了之后充满爱国热情的对与美国国家成立有关历史场所的保护。而这种对场所的历史与保护的虔诚方式也同样被应用在了《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案》所涉及的场所中，帮助这个处于环境污染与全球变暖的时代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生态为本的公民观念。人们在对建立继而清除这些有毒废弃场所时人类行为的反思中获益良多。无论是拉斐德还是对《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法案》所涉及场所历史的解说者们，都对保护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与努力，而这些思考和努力无一例外都处于菲利普·约翰逊所建立的美学至上的保护理论框架之外。这两个案例，以及本书的其他案例，正如前文所述，生动地刻画了人们在他们所生活的环境中挖掘场所与历史的意义的丰富手段。

1986 年末，约翰逊将他位于康涅狄格州新迦南 (New Canaan, Connecticut) 的乡村庄园捐献给了美国“历史保护国家基金会” (National Trust for Historic Preservation)，希望借此缓和他对于保护的否定与批评。<sup>[11]</sup>然而，即使此举确实产生效果，也只是更加巩固了约翰逊对于保护的片面看法。正是在这座约翰逊终生保有的庄园里，保留着约翰逊那著名的现代主义建筑玻璃住宅 (Glass House, 1949 年)，它与密斯·凡·德·罗 (Mies van der Rohe) 的范斯沃斯住宅 (Farnsworth House) 和弗兰克·劳埃德·赖特 (Frank Lloyd Wright) 的流水别墅 (Fallingwater) 齐名，堪称美国现代主义风格建筑的纪念碑。而约翰逊的捐献更加证实了他关于保护的看法——保护运动应该投入到那些公认具有美学价值的建筑。确实，玻璃住宅的

设计，包括它的玻璃幕墙，它的高度可见的、一体的、仅有零星装饰的室内设计，被人们广泛地认为重视美学远远超过住宅本身的舒适性和宜居性。<sup>[12]</sup> 这是一项为艺术而生的作品，也只应该被作为一项艺术品所保存，或可为未来的建筑师和他们的客户提供艺术创作的灵感。然而，情感因素和捐献所带来的税务减免也正在约翰逊的考量之中。约翰逊说：“可能是我自以为是地认为它具有历史价值，但是我确实希望国际主义风格能够在它过时之前被认为具有历史价值。”<sup>[13]</sup> 约翰逊决心使用建筑的力量、他的个人财力以及保护的力量来为他个人的建筑遗产保驾护航。情感因素正是他所有努力的根本原因。他认为“所有建筑师都希望能够名留后世。如果一片土地上的空间能够容纳 12 个建筑，我却宁愿保留这片土地也不要建造那个平庸的街区。我希望能够建设一个国家性的古迹。”<sup>[14]</sup> 同时，这次捐献还缓和了约翰逊和保护主义者们——特别是那些约翰逊任职“历史保护国家基金会”理事期间的同事们——之间的紧张关系。

菲利普·约翰逊于 2005 年逝世。随后，在 2007 年，“历史保护国家基金会”将他在新迦南的庄园和玻璃住宅对公众开放。庄园中约翰逊的遗产，尽管按照它们的保护状况，都将导向其观点的对立面，其初衷却旨在执着地坚持约翰逊关于保护的观点，建筑美学应该成为保护运动以及“历史保护国家基金会”工作的核心。美学确实处于本书所涉及的保护争论之中，然而，它却并不能成为本书的中心。例如，涉及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纽约市北部哈得孙河大岩壁保护运动的章节，毫无保留地直接切入了将大岩壁美好的自然与地貌景致作为保护核心的观点。而这种对自然景致的保护，当其在某一案例中升华为历史保护与自然保护的相互依存时，将显得尤为重要；作为大岩壁保护倡议的领导组织之一，于 1895 年在纽约成立的美国自然与历史保护协会（American Scenic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 Society）将历史保护与自然保护共同列入了其协会使命。设想倘若美学成为其组织成员考虑的中心，自然保护当然仍将成为重点，而历史保护却将失去其本该被赋予的关注。而同时，大岩壁保护运动还很好地描述了当人们所珍视之处却为私人所拥有并希望对其进行开发与破坏时所产生的矛盾。沿着哈得孙河两岸，众所关注的大岩壁的自然之美不得不忍受着采石场开发者的破坏之手。

当面对以情感推动的保护运动时，菲利普·约翰逊将保护视为一柄双刃剑；然而，在很多案例中，以美学准绳推动的保护却将其缺陷暴露无遗。二战后的芝加哥，保护的重心从曾经的历史联系转向了那些具有美学价值的建筑，特别是那些被历史学家们认为与芝加哥建筑学派（Chicago School of Architecture）崛起有关的建筑。正如本书谈及芝加哥的章节认为，保护关注重心的转移意味着保护将仅仅包含一部分的建筑——那些路易斯·沙利文、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或是伯纳姆和鲁特建筑师事务所的著名建筑，却放弃了芝加哥这座 19 世纪的美国城市；1871 年的芝加哥火灾使这个时期成为芝加哥历史上拆除密度最大的时期，而在那个时期发生的这次保护，其关注重心的转移对于这座城市无疑是一次保护的灾难。事实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保护主义者，无论他们关注于美学、联系或是其他因素，他们却总是在保护的同时也进行着拆除。在 50 ~ 60 年代的芝加哥市中心，整片的街区遍布着那些无论在哪个年代都应该被认为是极其重要的建筑，而它们却毁于了那个年代的城市更新与公路建设。那些曾经矗立的建筑，却无法为保护所触及而最终倒下——是那些自以为是的保护主义者们造成了这场悲剧，他们无视了社区活动者和当地历史学家对于那些与芝加哥学派并无联系的场所的诉求。

在批判性的对保护进行思考的过程中，对其对立面——拆除的批判性思考必不可少。分析那些企图推动拆除的价值观或可成为我们学习和研究历史保护的一条便捷之路。<sup>[15]</sup> 保护与